

一件真事

TRUE HISTORY

琉善 著

By LUCIAN

S.Z.M. 译

Translated from Francis Hickes (1894)

第一卷 The First Book

众所周知，运动员和大力士们为了保持强壮的体魄和敏捷的反应一向需要花费不少工夫。但是，除了每天不可或缺的日常练习之外，他们偶尔也会适当地休息放松几天。在他们眼中，这样一种劳逸结合的训练方式对于整体的康健是必需的。我个人十分推崇这种理念，相信这一道理对于学者和读书人来说也同样适用：在长时间的学习工作和研究之余稍稍读些趣闻奇事消遣一番说不定也能让之后的研习变得更加轻松愉快些。

可是，仔细想来，这类消遣也不能是一味的娱乐。如若其中除了有趣的故事之外还蕴含了某些智慧或寓意，那么对于读者思维的提升自然是事半功倍的。因此，我这本小书便是为了去试着达到这一构思而作的：在其中我不仅记载了种种天马行空，荒诞不经的幻想以博各位一笑，更是影射了许多古时的诗人，史家和哲人们以免读者们受了他们的骗。这些作者在各自的著作中都编造了无数毫无根据的谣言和臆测，又厚着脸皮把它们当作事实真理传予后人。我原想在本书中把他们的尊姓大名一一列出，但转念想来也无必要；相信读者诸君只要耐心读下来便自然会心知肚明。

比方说，克尼多斯的克特西亚斯¹(the Cynidian Ctesias)曾在书中记录了印度的种种情形与人们在那儿神奇古怪的见闻，但他不仅从未涉足那片土地，而且十有八九也没能从别人那儿听来什么可靠的故事。至于伊阿布鲁²(Iambulus)笔下那些大海中的奇景异兽尽管读着言之凿凿，却也不过是一派胡言罢了。当然，除了这二位以外，还有无数其他人也在各自的游记中高谈阔论着各种怪兽，野人和蛮族的生活习性。若我们追根究底的话，便会发现这一可笑传统的源头还是得算在荷马(Homer)的《尤利西斯》头上；其中主角在阿尔喀诺俄斯(Alcinous)的宴席上向主人大谈特谈的各类奇遇中便包括了控制风向，以生肉为食的独眼巨人，长着好几个脑袋的怪物和变形魔药之类的荒唐内容，而那些不辨真假的菲阿克斯人(Phaeakes)竟然照单全收，毫不怀疑。

不过话说回来，我也绝不会因为一个人撒撒小谎或者编了几个故事就把他贬得一无是处。实话说来，比起鄙视我更多的是好奇：难道这些作者真的觉得后人们一个个都天真烂漫，看不出他们所写的故事全都是一拍脑袋想出来的吗？算了，不管怎样，这些家伙们至少为我提供了一个灵感。鉴于我实在想不出什么实在事可言，何不也来体会一把胡编乱造的感受呢？话虽如此，我必须声明一下，我在写下这些不实之事时却怀着一颗最最诚实的心；至少，我敢于大胆承认自己的作品只是个弥天大谎，不存在一丝侥幸心理。所以，在开始之前，请允许我再次重申：以下所述无一真实，我从未亲眼所见，也从没有听说过这些事物，请读者诸君万勿当真。

我们的旅行始于赫拉克勒斯之柱³，在顺风的助力下一路向西海中航去。这次远航的目的其实简单得很：我一直希望去见识新鲜事物，去开拓视野，探索海洋的边界与其远方居民的各类习性。为了完成这一远大理想我备足了食物和饮水，购买了不少武器，还找来了五十名志趣相投的伙伴。出发前我又花大价钱雇来了一位经验老道的领航员，把物资装上一艘精心修缮过的长桅帆船，便出发了。

旅程刚开始时我们乘风航行了一天一夜；鉴于我们离岸还未太远，大家也不急着赶路，便只是让海风随意带着我们一路行进。不过，第二天清晨海上便起了风暴，黑暗笼罩了天空，阵阵巨

¹ 克特西亚斯，生活于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医学家与历史学家，著有《波斯史》与《印度史》。

² 伊阿布鲁，古希腊商人，据说曾写过一本讲述“东方的快乐之岛”的著作，现已佚失。

³ 即如今的直布罗陀海峡。

浪拍打着船舱。我们被困在这无边大海上无计可施，只好听天由命，任暴风雨把我们带往不知什么地方。就这样我们在船上度过了七十九天，直到第八十天太阳才终于穿透了云层，使我们得以看清四周的景象。在不远的地方我们看见了一座海岛，其上山峦起伏，郁郁葱葱，周边海域风平浪静，我们四面的风暴也渐渐止息了。于是我们立刻扬帆驶向那儿。靠岸后大家都高兴坏了，纷纷扑到沙滩上美美地睡上了一个好觉，以此来缓解海上旅行的疲惫。一觉醒来后我们把队伍分成了两组：三十人留下看守船只，而我则和剩下的二十人一同去探索这座岛屿。还未走上几百米，一根矗立在林间的黄铜柱便映入眼帘；一番查看后我们在柱身上发现了一行希腊文刻字；尽管这些文字早已被风化侵蚀得不成样子，在仔细辨认下依然能依稀看见“赫拉克勒斯⁴(Hercules)与狄奥尼索斯⁵(Bacchus)曾及此地”的字样。

我们还在在离柱子不远处地方找到了刻在岩石上的两幅人像。这两幅造像一大一小：大的那个足足占地一亩，要我猜的话一定表现的是伟大的赫拉克勒斯；这样看来，较小的那个定是酒神本尊无疑了。瞻仰一番后我们继续前进，但是很快便被一条河拦住了去路。奇怪的是，河里流淌的并不是水，而是浓郁醇香的葡萄酒。这条“酒河”又宽又深，在中央区域甚至可供小船通行，也佐证了铜柱铭文的真实性。为了寻找这条河流的源头，我们沿着河岸一路摸索。当我们终于来到其源头处时却惊讶地发现，这些酒水并非来自某处泉眼或岩缝，而是源自一片森林。这片森林中满是无数巨大的葡萄树，其枝叶遮天蔽日，从根部渗出的美酒汇成条条小溪，注入到酒河中。溪水中生活着一种奇特的鱼类，其从颜色到口味皆与酒浆极为相似，而且劲道极大，醉倒了不少人。我们好奇地把其中一条剖开，才发现原来这些鱼儿体内填满了酒糟；于是我们便决定把它们和淡水鱼肉混合在一起使用，果然清淡了不少。品尝过后，我们找到小溪最窄的一处涉水去到了另一边的河岸上继续深入林间。很快我们进入了另一片葡萄林。这些大树根茎粗壮，枝繁叶茂，只不过在树干以上却长着女人的上身，就好像她们自臀部以下都变成了木头似的，看上去不禁让我想到了神话中的达芙妮⁶(Daphne)。她们的指尖上长着蜿蜒的葡萄藤，头发则是大团大团的叶片与果实。见我们来了，她们个个向我们招呼问好，拉着我们的手说话。她们有的讲一口吕底亚⁷语(Lyidian)，有的只说印度语，但最多听见的还是希腊语。她们全都是一副热情好客的模样，一遍遍地亲吻着船员们，而被吻到的那些人都立刻显出一副醉酒的样子，跌跌撞撞，说话都不利索了。但是，无论我们好说歹说，她们都坚决不肯让我们采摘她们发间的葡萄。后来，她们甚至提出想与我们交合，而又两名大胆的水手竟然答应了。只不过，他们刚一接触便陷入了藤蔓的重重包裹；他们的下身也渐渐和树木长在了一起。很快他们的脚下开始生根发芽，而手指上也长出了葡萄藤，再也无法脱离。见到这幅光景，我们只好放弃救援，快快退回了岸边。向留守的同伴们说明情况后，我们手忙脚乱地把从岛上收集来的饮水和酒液装进船舱，以最快的速度驶离了沙滩，在附近的海面上度过了一夜。

第二天早上我们再次起锚出海。一开始风力微弱，但到了正午时分，正当我们的小岛消失在地平线上时，一场旋风把我们打了个措手不及。我们的船在狂风中不停打转，又被风力抬上了三百五十多里的高空。在如此高度，我们被疾风推动着前进了七天七夜，完全看不见脚下大地的哪怕一丝踪影。第八天时我们在远方的天空中看见了一座巨大的圆形浮岛，在阳光的照射下熠熠生辉。我们在靠近它之后立刻下锚降落，登上去展开探索。看起来这座岛上存在不少有人居住务农的痕迹，可是一整天下来我们也不见一个人影。直到夜幕降临之后，渐黑的天空中突然现出了许许多多大小不一却形状相像的浮岛，个个都周身带有火焰的颜色。在这些浮岛下方也显现了一片广大的土地，其上城郭，海洋，山峦与其他各色自然景致都再清楚不过，以至于我们一时间甚至以为自己不知怎地又回到了所熟悉的世界。只是很快我们便意识到事实并非如

⁴ 赫拉克勒斯，希腊神话中的大力士与半神英雄。

⁵ 狄奥尼索斯，希腊神话中的酒神与欢乐之神，在罗马时代被称为巴克斯。

⁶ 达芙妮，宁芙仙女之一，为了躲避阿波罗的求爱而变形成为了月桂树。

⁷ 吕底亚，小亚细亚西部一地区。

此：那时我们一行人正在这看似无甚特别的地界上走着，突然遇上了一群此地的原住民。他们管自己叫“鹰骑士(Hippogypians)”，四处旅行时骑的不是马，而是体型硕大无朋的三头隼。这些巨鸟身上的每根羽毛都足足比海船的主帆还要大上一圈，着实令人惊叹。这些鹰骑士在半路上拦住了我们，说他们身为岛上的巡逻队，必须把任何外来者都带去任国王发落，随后便引我们去到了王庭。那国王一见我们便猜出了我们的出身，说：“按你们的种种行为看来，几位莫不是希腊人吧？”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他又好奇地询问我们是怎么飞上高空来到这个地方的。

于是，我们便一五一十地把之前旅途中的所见所闻告诉了他；作为回报，他也向我们一行人述说了他的奇遇：这位国王原名恩底弥翁(Endymion)，也是来自地上世界的。据他所说，一天晚上他在睡梦中不知怎地就被带来了此处，后来又被当地人拥立为王，才了解到原来这座浮岛就是被地上人们称为月亮的地方。他说着，又安慰我们道在他的王国内不必担惊受怕，保证说会满足我们一切需要。而且——他补充道——只要他的国度能在与太阳的战争中得胜，我们便可以永远无忧无虑地和他一起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下去。听闻此言，我们忙问他这场征战因何而起，他便耐心地解释了整件事的来龙去脉：在很久以前他召集了王国境内所有流浪汉和穷苦人，打算带他们去那无人居住的晨星(Morning Star)上开辟一座拓殖地，而太阳国的国王费同(Phaeton)在得知了这一计划后心生嫉妒，便派出一队蚁骑兵(Hippomyrmicks)在半路上设伏袭击了他的队伍，把他们打了个措手不及，仓皇撤退。所以，这次他重整旗鼓，决定再派出一支部队，势在必得要在晨星上开辟一片种植园。说到这儿，他便问我们愿不愿意随他一起去加入这场远征，而我们则欣然应允。他闻之大喜，命人为我们每人备上一头上好的骑鹰和全套铠甲，又请我们大吃一顿，睡在他的殿内，等着第二天一早出发。我们一觉醒来便收到斥候来报，称敌军正在接近，于是急忙集合成备战阵型。这次出征，除各类挑夫，工兵，步兵与盟军不计，我方军力约为十万；其中八万为鹰骑兵，剩下两万则骑着名为菜羽鸡(Lachanopters)的巨大鸟类。这些怪鸟看上去形态和一般的家养鸡并无二致，但是身上长的并不是羽毛，而是各种植物叶片，翅膀上更是铺满了卷心菜叶。在这两支部队后的是标枪手(Cenchrobolians)和蒜兵人(Scorodomachians)。除此之外，大熊星也派来了三万虫弓兵(Psyllotoxotans)和五万空行者(Anemodromians)：前者高高坐于巨型跳蚤之上，每一只都足有数头大象那么大，后者则能在空中飞翔，只不过他们靠的并非翅膀，而是身上披着的长长披风。这些披风就好像船帆一般，风一吹就能带着士兵们在天上行进，在向下方投掷武器的同时还能时刻关注敌军的动向。我还听说卡帕多奇亚⁸(Cappadocia)上方的诸星也送来了七万鸵鸟兵(Struthbalanians)和五千鹭骑士(Hippogeranians)助阵，不过这几支部队来得晚了。正因如此，我尽管听说了种种有关他们的神奇事迹，却从未得以一睹真容，自然也不敢在这里写些未经证实的消息。言归正传，恩底弥翁麾下的所有士兵都有着极为统一的装备：他们头戴豆荚制的硬盔，身穿羽扇豆壳串成的胸甲，几乎刀枪不入，至于他们所使的盾牌刀剑倒和我们在希腊所见的式样相差无几。随着敌军逐渐靠近，我们展开队形，严阵以待。国王本人亲率最精锐的鹰骑兵部队坐镇右翼，菜羽鸡骑兵列阵左翼，而盟友派来的士兵们则处于正中。我方又派出了一群群个个都有一座小岛般巨大的蜘蛛，顷刻间就在月亮和晨星间织出了一张大网，以便于我方六十万步兵在尤迪纳斯(Eudianax)之子尼特律昂(Nycterion)等三位指挥官的带领下前往目的地。

而在战场的另一头费同则亲自领导五万蚁骑兵护卫左翼；这些巨型昆虫简直铺天盖地，最大的一只足足占地两亩，头上的角是十分强力的武器。敌军右翼由五万蠓弓兵(Aeroconopes)组成，而跟在前锋部队后推进的则是大批萝卜投手(Aerocardakes)：这些纪律严明，队列齐整的轻装步兵手持弹弓，以大颗萝卜作为弹药；这些致命的萝卜头上都涂抹了可怕的锦葵花毒，被击中的士兵很快便会伤口溃烂发臭而死。敌军战阵更往后的地方还部署了约五万菇杆兵(Caulomycetes)，他们个个都是近身搏斗的大师；顾名思义，他们一只手上拿着一大块蘑菇作

⁸ 卡帕多奇亚，小亚细亚东部一地区。

为盾牌，另一只手上则握着由芦笋杆制成的长矛。与这些军队配合作战的还有从天狼星赶来支援的犬面战士(Cynobalanians)，他们驾着长有翅膀的松果，勇猛异常。除此之外还有直到战役结束方才抵达的云马人军团(Nephelocentaurs)和自始至终都未露面的投石手部队。后来我们听说费同因投石手们未能履约而气怒非常，派军入侵了他们位于银河上的家园。待双方列阵完毕后，两军便在战驴的嘶吼中发起了冲锋（他们用这一怪异的习俗代替了军号）。太阳军的左翼在我方鹰骑兵的猛攻下节节败退，损失惨重，但敌军右翼却给我军左翼造成了不小的压力，并一度击溃我方前锋，导致全军难以继续推进。不过后方待命的步兵大部队很快补了上来，又一次粉碎了敌人的进攻。接着，随着我军右翼的大胜，敌军右翼也渐渐丧失了斗志，在撤退中被杀了个落花流水。见此机会，我们乘胜追击，一路上尸横遍野，血流成河。鲜血流到了战场下方的云朵上，把它们都染红了，看上去就好像日落时的场景一般；有些血滴落到地面上，不仅令我怀疑这是否就是荷马笔下“血雨”的来历。战后我们为了纪念这次胜利树起了两块立碑：一枚立于蛛网之上以标榜步兵的英勇，另一枚则立于云上以代表空中的搏杀。

可是，胜利的喜悦不多久就被斥候带来的坏消息冲淡了。据他们报告称，那些迟迟没有露面的云马人终于现身了。这些半人半飞马的可怖怪物给我军造成了极大的震动，而他们的庞大体型更是令人胆寒。这么说吧，他们上半身的尺寸和罗德岛巨像不相上下，而下半身则相当于我见过最雄伟的战舰。这群人马们密密麻麻地布满了天空，其数目之巨，简直让我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做梦。他们不甘于盟友的落败，刚一抵达战场便差信使去向费同请求出战。获得批准后，人马军队迅速摆好了阵势，在黄道十二宫中射手座的带领下向月球军队发起了猛烈的进攻，一击便冲垮了我们的防线。他们长驱直入，一路上把月亮王训练的巨鹰杀了个精光，就连国王本人也只得躲回坚固设防的城市里头，眼睁睁地看着敌军摧毁了他寄予厚望的蛛网通道，又推倒了他引以为豪的纪念碑。这次大战终以我军大败而收场；我和另外两位同伴也成了敌人的俘虏，在战争结束后的第二天和其他战俘一起被蛛网绑着押去了太阳。后来我们听说，费同在取胜的当天就迫不及待地为自己立起了功勋纪念碑，又开始筹划对月亮国的下一步计划。与我猜测的不同，他并未采取陈兵包围城市的传统战术，而是命人绕着月亮建起了两圈高墙，把它的云朵夹在中间。这样一来，整个月亮都被笼罩在了黑暗之中，再见不到太阳；而围墙之间的空隙从远处看上去便成了人们眼中那一圈淡淡的光晕。陷入永夜的恩底弥翁王很快就屈服了：他向太阳王派出一名又一名使者，徒劳地恳求费同快快拆除围墙。后来，他甚至表示作为交换，月亮国从今往后再不会与太阳为敌，并且会立刻献上一笔赔款并以忠仆自称。费同王的御前大会一开始毫不留情地直接拒绝了所有恩底弥翁提出的条件，但后来不知怎地改变了主意，同意继续谈判。

一番你来我往之后，双方谈妥了以下条款：日月两国就此停战，太阳方面会拆除围墙，并且在收到一笔数目可观的赎金后释放全部战俘。作为回应，月亮方面从此不得再启战端，并且要在太阳遭遇外敌入侵时倾力相助。除此之外，月亮王每年还要向太阳王进贡一万罐露水和一万名人质。至于晨星殖民地的开发问题也得到了解决：双方将会共同出资支持这次远征，而其他国家如果愿意出钱投资的话也能获得相应的利润。达成共识后，以上这些条款都将被刻在一根大理石柱上以永远铭记；双方代表也分别在这份协定上签下了各自的名字：太阳国一边的参与者有皮洛尼得(Pyronides)，塞莱斯(Therites)和弗洛吉乌斯(Phlogius)；月亮国派来的则是耐克托(Nyctor)，美尼乌斯(Menius)和波利兰斯(Polylampes)。协议敲定后，太阳王如约拆除了围墙，我也和那两位一同被俘的朋友回到了月亮，受到了恩底弥翁等人的热烈欢迎。他见到我们后激动得简直不能自己，一边抹着眼泪一边求我们留下来和他作个伴儿，或者和他合伙加入殖民地项目什么的。他甚至提出要把他的儿子嫁给我（因为他的王国全由男人组成——这也是月亮上独特的现象），不过这等热情我只怕无福消受，便婉拒了。最后，恩底弥翁见我们去意已决，只好同意放行。在连续七天的饯行宴后，我们一行人又再一次踏上了旅途。

不过，在继续介绍接下来的经历之前，我必须费些笔墨来讲讲月亮国的种种奇风异俗。就像我之前提到过的那样，整个月亮上找不到一个女人；实话说来，那儿的居民压根就没有“女性”这一概念。所以，月亮国的所谓“婚姻关系”也只存在于两个男人之间，生育后代的任务也无需女性参与。在那儿，男性长到二十五岁便会立刻结婚，而一旦有人怀了孩子，他的腿马上就会隆起来，就好像地上国度的妇女们怀孕时肚子会变大一般。当婴儿快出生时，他们就会拿小刀把腿剖开，取出其中的死婴，又把他们面朝上摆在有风吹过的地方。这样一来，过不了多久风中的活力便会注入婴儿体内，由此赋予他们生命。尽管大部分人是用这种方式繁衍后代的，月亮上同时还居住着另一群人：他们被称为生树人(Dendritans)，拥有着更加奇异的生育方式。到达一定年龄后他们会取出自己的右侧睾丸，把它埋进土里生根发芽。于是，这颗种子很快便会长成一棵有血有肉的大树，上面长满了松果形状的果实，每一枚都有半米多高。待这些松果成熟后把它们雕成人形，新生命就诞生了。这些由树而生的人还有另一点独特之处：他们的生殖器是可拆卸的；正因如此，他们热衷于用各种材料打造自己的下身；富人们常用象牙，而普通人们只好退而求其次，采用各种木材聊以自娱。

除了这些闻所未闻的生育习俗以外，月亮居民的其他生理现象也一样不同凡响。比方说，他们不会“死去”，只是会在命尽之时化作一缕轻烟消散在空中。他们也无需进食任何固体食物。每天一到饭点，我总能看见他们三五成群地围坐在火堆旁烤青蛙；只不过他们吃的不是蛙肉，而是熏烤过程中散发的烟雾，把它当作维持生存的食粮。他们获取饮水的方式也奇特非常：我曾见过不少人用力地在研钵里搅拌着什么，但里面空无一物。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们是在磨出空气中的水分，把它们收集起来做成一粒粒露珠饮用。月亮人的审美也十分独特：在他们眼中秃顶是美的象征；许多人全身上下除了膝盖上方的一小撮胡子之外没有一丝毛发，而那些留有体毛的倒霉蛋们只好忍受别人的白眼和鄙视。我们还从一些月亮国旅行家那儿了解到，他们对于秃顶的喜好并不为其他国度的居民们所理解，彗星上那些酷爱留长发的家伙们更是对此尤为费解。月亮人的脚掌是一整块的，不分脚趾也不长趾甲。他们的屁股后头也长了东西，不过并不是尾巴之类的，而是一颗坚固无比的小白菜，哪怕被重重地压在地上也不会折断。除此之外，月亮人的鼻涕比蜜还甜；所以，他们在劳作前总会先在身上抹一些牛奶。这样一来，那些一不小心滴落下来的蜜水掉在地上便会成了香甜的奶酪。那儿的人们还会用豆子来酿制另一种蜜料，也会散发出同样甜美迷人的气味。除了豆类植物外，月亮上的大部分地区都生长着一种神奇的葡萄：这种植物的藤上挂着的不是丰满的果实，而是一簇簇硕大的冰雹。所以当地人种植它们并不是为了果肉，而是为了获取水分。当我第一次见到这些冰葡萄时，我脑中突然蹦出了这样的疑问：是不是每当这天上吹过一阵狂风，一些葡萄便会落下，在地面上造成一场冰雹呢？言归正传，月亮人们从不用嘴进食饮水，而是直接把它们从肚皮上的开口塞进体内。他们也没有肠啊，肝啊一类的器官，体内只是一个巨大的空洞，其内壁上长满了绒毛。所以，每当天气转凉时，不少父母都会打开腹部，把孩子放进其中好为他们保暖。月亮人的眼睛也十分令人惊奇，是可以随意取下又装上的，当我第一次见的时候简直不敢相信。不过这一功能有时也不太方便，因为许多人在取出眼珠后就不知怎地把它们弄丢了，然后只好漫无目的地游荡。正因如此，那儿的人们常常互借眼球以供临时使用，富有阶层更是随时备有好几副眼球随意挑选。至于月亮人的耳朵则是一片片标准形状的梧桐叶；当然，那些生树人可就单调多了，毕竟他们的耳朵只可能是松果质地的。

说完了这些，我想再费些笔墨谈谈月亮人的社会习俗。在那儿，富裕阶层喜欢穿精致柔软的玻璃衣裳，而普通人则更常穿朴素的黄铜丝衣。劳动阶层在穿衣出门工作前还会先用水把铜衣浸湿，就好像地上国度的工人们在出工前会把羊毛衣服在水里过一遍一样。我在月亮国的王宫里也有不少神奇的发现，其中最有意思的当数一个看上去平平无奇的浅坑了。不过虽然看着貌不惊人，当我们下到其底部时便意识到了其不同寻常之处：在坑里的人像有了顺风耳一般，可以听见天下的一切声音。在坑底正中央还摆放着一个玻璃制成的小缸，在里面能身临其境地看见

世上任何一座城镇乡村的景象。我聚精会神地看了许久，见了许多留在地面上的朋友的一举一动，不过我也不确定在我偷看他们的同时他们能否察觉到我的存在。话说回来，朋友们，如果你们之中有谁不相信我有这等奇遇的话，请放心来找我，让我当面和你讲讲我看到了什么来消除你的疑问。

游览一番后便到了分别的时刻。临行前，恩底弥翁慷慨地送给了我们两件玻璃披风和五件黄铜披风，以及一套齐全的豆壳盔甲。可惜的是我们后来把这些纪念品都落在了巨鲸的肚子里，真是一大憾事。互道珍重后，我们一行人终于在一千鹰骑兵的护卫下出发了。一路上我们又经过了许许多多的神奇国度：先是在新开辟的晨星上做了短暂停留以补充淡水，之后又驶过了太阳。我们还试着靠岸，不过由于风向不对而未能如愿。于是，我们只得站在船头远远眺望以一睹这神奇之地的风采。那是一片丰饶的地区，水道纵横，非常适合作物生长。在这次短暂的停留期间还有一小段插曲：一群云马人发现了我们的船只，便本着他们作为费同王手下佣兵的职责飞近查看盘问。幸好护送我们的鹰骑兵小队已经把我们领出了四十多里，完成任务回去交差了，所以云马人看我们没有敌意，便没有再多说什么。在这之后我们又穿过了黄道宫，行驶一天一夜后抵达了一座名为千灯城(Lychnopolis)的浮空都市。它大致位于昴星团(Pleiades)与毕星团(Hyades)中间的区域，处在黄道带偏下方的位置。整座城市内见不到哪怕一个人的踪影，只有无数大大小小的光点飞来飞去，看上去像在忙活着什么。一些光点聚在市场上相互交谈买卖，另一些则在码头港湾边四处游走；它们个个都有自己的名字，一言一行似乎都和人类没有二致。这些光点各有大小，似乎越大越亮者便是其中的富人，而那些小而黯淡者便是穷人；不同的光点根据大小光亮都有着不同的居所和活动范围，这一点倒也和人类颇为相像。这些光点看上去并无恶意，甚至还邀请我们和它们共同饮宴。只不过由于此情此景实在诡异，我们便婉言谢绝了，打算自己在城中走走看看。我们主要参观了城中央的法庭；我们了解到，每天夜里这座城市的总督都会端“坐”其上，大声地念出城中每一位居民的名字，而那些没能及时回应的便会被以叛逃的罪名判处死刑。就在那天晚上，我们亲眼见证了其中一场处决——不出意料，是以扑灭其光的形式执行的。也有一些犯人在庭前极力开脱，解释自己为何没能快快回复；这一切对我们而言都是前所未有的。我们还花了不少时间和各类光点交谈，和它们说了许多地上国度的见闻，它们也对此大感兴趣。我们只在千灯城内住了一晚，第二天早上便重新开始了旅行。在云上我们又看见了奇异的云尾国(Nephelococcygia)：这个国家的统治者是克洛诺斯(Coronus)，科提费恩(Cottyphion)之子。这个国家的情形不禁让我想起了阿里斯多芬尼⁹诗中的描述。这样看来，他真不失为一名伟大的作家，只怕他笔下其它种种奇异故事也都是真实无误的了。

在连续三天下降之后，我们的船体下方终于出现了海面，只不过举目所及之处仍不见陆地的踪影，只有天上的浮岛散发出火焰般的光芒。第四天中午，随着轻拂船帆的微风，我们的船只缓缓落上了水面，安安稳稳地向前驶去。好不容易从天上的陌生国度回到了熟悉的海洋，我们个个兴奋非常，拿出储存的各类食物美酒大吃大喝了一顿，又纷纷跳进水中，体验着冰凉的海水包裹着身体的舒适感觉。可惜，正如老话所说的一般，真是乐极生悲：我们才不过在平静的大洋上行驶了两天时间，在第三天的日出时分便驶入了一片充满各种可怕鱼类的海域。其中最大的一头鲸鱼足有将近二十里长，满嘴利齿，每根都比地上长的大树还要高，全部洁白如象牙，看上去可怕极了。这头怪物见了我们便朝我们的船只游来，在身边带起一层又一层翻滚的白沫。面对着这样一个庞然大物，我们自知命不久矣，只好绝望地挤在一起，互道永别，做好了被鲸鱼吞入肚内的准备。不过好运再次眷顾了我们，使我们免于被大鱼咬成碎片，而是沿着其口腔一路滑进了它的肠胃，在肚子里停了下来；其中黑暗伸手不见五指，什么也看不见。过了许久，我们听见这头鲸鱼开始大口吸气呼气的声音，这时才有光亮从开口处照射进来，让我们

⁹ 阿里斯多芬尼，古希腊著名喜剧作家。

得以一睹大鱼体内的景象。其腹内空间宽广无比，足以装下一座有着一万居民的大城；当中零碎地散落着不少海物的残骸，大船的桅杆，帆布，瓶罐和人骨之类的东西，看上去令人心惊胆战。鲸鱼的胃里甚至还积起了一座土山，差不多方圆三十多里，上头生长了各种树木花草，林间空地上甚至好像还有人为耕种的痕迹。我觉得这些泥土十有八九是在鲸鱼呼吸吞咽时进到它肚子里的，日积月累就形成了这般奇观。一番探索过后，我们竟然还发现了不少鸟类筑巢生活的踪迹，从翠鸟到海鸥应有尽有。在最初一段时间的彷徨过后，我迅速召集起人手把船停好，生起了火，又抓来不少鲸腹中的活鱼，搭配着从晨星上带来的清水，就是一顿好饭。

第二天早上，趁着鲸鱼大口呼吸的机会，我们急忙簇拥到其气孔边踮脚眺望外头的风景。有时候海平线上会出现几座小岛或一小片陆地，但更多的时候所能看见的只不过是一望无际的大海。很快，我就对这些千篇一律的景色感到了厌倦，便叫上七位伙伴一同去山上的树林中探险。我们才刚走了不到一里路，一座神庙便映入了我们的眼帘，据上面的铭文所述，是献给海神尼普顿的。神庙附近散落着一些石柱和坟墓，还有一眼清泉。当我们走近时，却惊讶地听闻远处传来了犬吠声，甚至依稀看见了林间袅袅升起的炊烟。难道附近还有除了我们之外的人类居住？我们不禁加快了脚步，很快遇到了一老一少两人正在田里劳作，试着从泉眼向耕地筑渠引水。我们双方都被这突如其来的相遇惊呆了，许久相顾无言。终于，那老者先开了口，言语中带着见到同样落难者的喜悦和我们可能来者不善的恐惧：“陌生人啊，敢问你们来自何方？你们究竟是海中的魂灵，就还是像我们一样遭了难的航海者？我们很久之前便来到了这里，如今早已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仍活着，还是早就死去却不自知的不幸灵魂。”听闻此言，我忙答道：“老先生不必担心，我们确实同为水手出身，昨日才刚来到这个地方。今天早些时候我们决定来树林中看看，而好心的上天指引我们找到了二位，让我们明白自己并不孤独。不过，敢问老人家您是从哪儿来的，又是何等奇遇把您带进了鲸鱼腹中？”不过我们并没能立刻从老人口中得到答案：他一个劲地邀请我们去他家小坐，说会拿出最好的食物招待我们。他的小屋不大，却五脏俱全。待我们全部落座后，他便端上了一道道小菜：有野菜，坚果，和各式各样的鱼类，更别提竟然还有自制的葡萄酒了。酒足饭饱之后，老人好奇地问起我们一行先前的探险经历，我也一五一十地详细告知：从出海后经历的第一场风暴到酒神岛见闻，从浮岛诸国到日月大战，再到战后我们如何离开月亮，最后被大鲸一口吞下，这老头听得入迷了。待我说完，老人也开始了他的讲述：“诸位，且听我细细将自己的经历道来。我原是出身塞浦路斯岛的商人。很久以前的一天，我带着儿子——喏，也就是旁边这位——还有一群好友，乘着一艘满载财货的大船前意大利去做生意。一路上都风平浪静，天气令人愉快得很；不过在西西里岛附近海域我们遭遇了一场可怕的大风暴，被裹挟着向无尽的海洋中开去。就是在海中央的地方我们被这头巨鲸发现了；他把我们连人带船一起吞下了肚。我们爷俩花了好大力气才得以逃脱，而其他则全都命丧鲸口，船也彻底毁了——你们刚才经过的时候应该也看见了它的残骸。逃出生天后，我们先拾掇了死去同伴的遗骨，把他们下葬后又在旁边建了那座海神庙以作纪念，然后便开始了日复一日的劳作。如你们所见，我们在这儿种植菜蔬，采集果实，有时还捕鱼来补充营养。鲸鱼的肚子里不缺木材，所以我们也拥有着几乎取之不尽的燃料。与此同时，林中生长的葡萄还出产质量上乘的好酒，而你们来时路上经过的那口泉眼则时刻为我们提供清凉的饮水。你们看，我们用树叶编成床，用木头做成小船；我们不仅可以猎捕飞鸟，有时还能去到鲸鱼的鳃边钓上一些只存在于外面无边大海里的鱼类。离这儿不远处还有一座三里见方的咸水湖，正好可以用来洗澡锻炼。就这样，我们俩在这儿度过了二十七年年头。如各位所见，我们啥也不缺，如果不算上周边那些讨人厌的邻居的话，这儿的生活倒也真没什么可抱怨的。”“邻居？”我问道，“难不成这鲸鱼肚子里还有其他人？”“当然，”老人回答，“数量还不小咧。”从他口中我们逐渐了解到了鱼腹内的几大部族：他们个个形态可怖，且不善交际，对陌生人抱有很强的敌意。树林的西部边境，也就是靠近鲸鱼尾部的地方，是鳗鱼人(Tarychanians)的领地。这些是长着鳗鱼身体和龙虾脑袋的怪物，生性凶残好战，以生肉为食。鱼肚右侧的林子则被一群半人半猫的家伙们(Tritonomendetans)占了去，不过他们比起其他部落而言还算好说话，也

没那么暴力凶狠。左侧树林被两个结盟的部落——蟹人族(Carcinochinians)和夜首人(Thinnocephalians)所控制，而林子中心地带的主人则是寄居蟹族(Paguridians)和鸚鵡族(Psettopodians)，其中后者尤为残暴，天生喜爱争斗，而且凭着一副好脚程成了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至于靠近鲸鱼嘴的地方大多都是荒漠和沙滩，而老人的家就建在这一有些贫瘠的区域。他对此倒也不觉得困扰，反而喜于这一带的平静。唯一令他稍有怨言的就是在鸚鵡族的要求下，他每年都要向他们进贡五百只牡蛎以求平安。

听了他的介绍，我意识到我们必须做出选择：是和这几个部族和平共处，还是试着以武力解决可能存在的问题？无论如何我们都必须了解更多关于他们的信息。于是，我又继续问道：“这些林林总总的部落加在一起人数几何？”“差不多一千多人。”老者答道。“那么，他们装备有什么形制的盔甲武器？”“除了鱼骨外什么也没有。”“既然如此，”我下定了决心，“我们完全有能力与他们一战。只要我们能在交锋中击败他们，让他们明白我们不是好惹的，从今往后我们就再也不用提心吊胆了。”大家纷纷称是，去到船上整装备战。正好那时又到了向鸚鵡族进贡的时候，所以连宣战的麻烦都省了：待他们派使者前来征收贡物时，那老头——其名斯金萨鲁(Scintharus)——狠狠地把他们教训了一顿，还毫不留情地嘲弄了他们一番，让他们快快走人，不要再来侵扰。很快，得到消息的寄居蟹和鸚鵡两部便派出一路大军气势汹汹地杀来；幸好我们早有预料，早已兵分两路等着他们落入圈套。我先挑选了二十五人去潜伏在敌人的必经之路上，等他们全部经过后打一场突然袭击。那时，我又指挥着一支同样人数的分队（其中包括那老头和他的儿子）从正面发动了进攻，形成合围之势。前后夹攻之下我军越战越勇，毫不退让，最终大败敌军，一路把他们赶回了老巢。事后经过清点我们共消灭了一百七十名敌人，而已方却只损失了两人：其中一位是我们的领航员崔格(Trigles)，他在战斗中不幸被一根鱼骨刺穿了身子。之后我们又在战壕中驻守了一个晚上，立起了一根海豚的脊椎骨以作纪念。

就在第二天上午，听闻前一天大战的几大部落都联合了起来向我方阵地发起了进攻。在这支浩浩荡荡的联军部队中，鳗鱼人在其首领贝拉姆(Pelamus)的指挥下列阵右翼，夜首人护卫左翼，而中军主力则是蟹人族。半猫人由于从不参与鲸腹内的大小争端，这次也没有和敌我任意一方结盟。在海神庙附近两军相遇，一场大战旋即爆发。我军发出一阵战吼，伴随着大鱼肚子里传来的回声发起了冲锋，不多久就把这些全身赤裸的部落人赶进了丛林，成了整片土地的主人。很快战败各部就派来了使臣，希望我们可以归还战死者的遗体并签订一份和平协议。不过，我们并没有打算给他们好脸色看，第二天便开始四处寻找躲藏在丛林各处的敌人，处死了除了半猫人以外的所有部族成员。虽然我们手下留情，但半猫人们仍然十分畏惧我们对待其他人的手段，最后他们实在承受不住了，纷纷逃到大鱼的颞边，头也不回地投入了海中。在这之后整片土地上除了我们已经没有其他人了，我们也得以不受阻碍地四处旅行，在岛上的各个地方安了家，再也不用夜夜担惊受怕。我们开始种植葡萄，采集果实，捕猎打鱼，就这样在鱼肚里又过了一年八个月，有时觉得自己就像是一座巨大却无逃脱之途的监狱里的囚徒。但是，这一切都在一年零九个月又五天的清晨改变了。那天上午第二个时辰（在进到鱼肚子里之后我们很快就发现，这头鲸大约每小时都会张嘴一次，于是从那时起我们就以其张嘴呼吸的次数来计时），在大鱼张开的大口外传来了阵阵吼叫声和划桨声，就好像是一群水手正在接近我们。这无疑令我们感到非常不安，决定偷偷去鲸口边看看个究竟。眼前的一幕把每个人都吓到了：我们看见一大群身高百米的人坐在巨大的岛屿上航行，就好像普通人乘着船一般。这些岛屿周长十几里，每座都载着二十八个巨人水手：他们坐在岛的两侧，手里握着高大的雪松树干当作船桨。在岛上靠后的一座小山上则站着一名手握两百多米长黄铜船舵的巨人，我猜可能是船长或军官一类的人物。我们还在岛屿的最前方看见了了一队四十名全副武装的巨人：这些人面目服饰和人类都没有区别，唯一的不同便是他们头上燃烧的火焰代替了头发，因此也不需要戴头盔。另外，岛上也没有桅杆或船帆，因为风只要吹过岛上的树林他们便会向一侧整齐地倾斜，从而把整座岛屿推向前方；领航员也会不时随着船长的指令调整方向，所以巨人船队的速度并

不慢，而且其灵活不输我们见过的任何长船。刚开始我们只看见了两三艘这样的“岛船”，但很快这一数字就达到了超过六百艘：它们分为两队，开始接战。有时双方的战舰直接在水中相撞沉没，有时则会上演短兵相接的戏码，两军士兵纠缠在一起，勇猛凶狠地砍杀着，视生死于度外。他们在战斗时使用的武器也很不寻常：他们没有使用金属抓钩或弓箭，而是用水龙骨植物的根茎缠在一起互相抓取；除此之外，他们还以大得能装下一个婴儿的牡蛎壳和一英亩大的海绵作为武器互相投掷，一击便可致人重伤。我们远远地看着，也竖着耳朵仔细倾听远处巨人们的战吼和呼喊，从中我们得知双方的指挥官分别名为伊欧洛森陶(Aiolocentaurus)和萨拉索普(Thalassopotes)，而这场战争的起因则是由于后者在一场战斗后粗暴地赶跑了前者俘获的大群海豚。尘埃落定之后伊欧洛森陶取得了最终的胜利，不仅击沉了一百五十座敌方小岛，还连人带岛地捕获了三座。只不过他们在取胜后并没有追出太远距离，而是赶在太阳落山前回到战场，救起了大部分落水的己方士兵——在此番恶战中他们也损失不小，至少被击沉了八十座船岛。打扫完战场，他们先设立了纪念碑，又把其中一座俘获的敌方岛屿拴在了鲸鱼脑袋上，又在这头巨兽旁下锚休整了一晚。第二天上午他们在鲸鱼背上作了献祭，埋葬了死去的巨人士兵，便高唱着胜利之歌离开了。这便是整场战斗的来龙去脉。

第二卷 The Second Book

在这次事件过后我们终于意识到在鲸腹内的生活随时可能被打破；再加上一年多来的生活已经开始让我们觉得压抑烦闷，没过多久我们便下定决心要逃离这个地方。绞尽脑汁地想了许久，终于有人提出说可以在大鱼的右侧身体上钻一个大洞来逃出生天，于是我们立刻投入到了这项工作之中。不过，在挖了将近一里后仍不见一丝能钻到头的迹象，我们只好悻悻放弃了这一行动。可是很快我们又想到了另一个办法：通过点燃鱼肚内的森林来制造浓烟，以此来杀死大鱼，然后再从鱼嘴里轻松溜走。说干就干，我们先点燃了靠近鱼尾部分的树木，然后等着火势自然蔓延。大火足足烧了七天七夜才对这头巨鲸造成了些微影响，直到第八天它的呼吸才开始变得有些不规律，感觉体力不如从前了，就连张嘴也不那么频繁了。到了第十天，它已经奄奄一息，也不再游动了，我们甚至能闻到不知从哪儿飘来的一丝臭气。在它死后两天，正在准备收集物资的我们才突然想起来自己忘了去把鲸鱼的上下颚撑开，以免到时候被困在里面永远不得再见天日。

于是，我们急忙在它嘴里竖起了一根根木柱，然后加急建成了一艘勉强可以用来航行的大船，又打点好行装，第二天早上便启程了。在斯金萨鲁的指引下我们的船只缓缓滑过鲸鱼的食道，又从它张开的大嘴里一点点开进水中。我们先把船锚固定在了鲸鱼的牙齿上，爬上鱼背向海神尼普顿作了献祭，然后便打算继续开始航程。只可惜天不遂人愿，海上万里无云，空气仿佛静止了一般，没有一丝微风吹过船帆；我们只好在鱼背上住了三天，第四天才得以扬帆出海。我们先驶过了漂浮在海中的巨人尸体，近距离观察了这种令人惊叹的生物，又享受了几天难得的好天气，一切都十分顺利。但是好景不长，很快我们的船只就驶入了北风区，漫天飞舞的大雪不仅让我们睁不开眼睛，甚至还把大海冰冻了起来。我们原想凿开冰层清理出一条航道，却发现这场风暴形成的冰层深达五十里，令我们寸步难行。这样一来，我们只好下船步行，但在肆虐的寒风中根本走不出多远。最后，我们只得采纳了斯金萨鲁老头的计划，用锄子在冰面上凿出了个大洞，躲到里面生火御寒，以冰中冻住的鱼群为食。过了四十天，洞穴周围的鱼群都被捕食殆尽，我们别无他法，只好走出洞穴回到船上，把船底四周的冰敲开，尝试着让它在冰面上滑行。五天后冰面融化，我们又重新回到了水中。在这之后我们又继续前进了大约三百五十里，终于来到了一座小岛以补充淡水；在岛上我们还发现了一群奇特的野牛，它们的牛角位于眼窝下方，就好像造物神和我们开了个玩笑。离开小岛后我们很快进入了一大片白色的海域，全部都是牛奶而非咸水。在这片牛奶海上漂浮着一座三里见方的乳白色岛屿，整个是由压实的奶酪形成的，岸上还生长着各类葡萄，从其中能直接挤出香甜的牛奶。岛屿中央矗立着一座献给海神涅柔斯(Nereus)之女加拉忒亚¹⁰(Galatea)的庙宇。我们在这座丰美的小岛上住了五天时间，吃喝不愁，然后依依不舍地继续踏上了旅途。

在微风的辅助下，我们在八天后驶出了这片海洋，回到了熟悉蔚蓝的咸水之中。在之后的几天内，我们不时能看见有人在海面上如履平地般地四处奔走，令我大为惊奇。靠近观察后我更发现他们的脚板都是由软木组成的，怪不得其中一些告诉我他们管自己叫木足人(Phellopodes)。他们身形和我们相仿，也能用流利的希腊语向我们致意。他们正在赶去母城费洛(Phello)的路上，所以在和我们同行了一段时间后便抄近路离开了，临别前还不忘回头祝我们一路顺风。不过我们沿着航路开了没多久才发现原来他们口中的费洛城就在靠近左舷位置的不远处，整个坐落于一块瓶塞状的巨型软木上。与此同时，在右舷前方更远的地方则出现了一连串的五座小岛，其上分布着燃烧有熊熊火焰的山峰。在船首正前方六十里的地方我们则看见了一座平坦宽阔的岛屿。随着我们不断驶近，岛上传来的阵阵花香也愈发浓郁，就好像希罗多德¹¹

¹⁰ 加拉忒亚，海女神之一，其名在希腊语中意为“乳白色的”。

¹¹ 希罗多德，公元前五世纪希腊作家，著有《历史》一书。

(Herodotus)笔下阿拉伯乐土中弥散的香甜气息一般。在这股气味中我辨认出了玫瑰、水仙、石竹、百合、紫罗兰、桃金娘、月桂等种种鲜花的馥郁芬芳，真是令人愉快的体验。

闻到这迷人香气后我们不自觉地加快了前进的速度，满心希望能在这座岛上享受一下各种丰富的物产，然后在花香中沉沉睡去。很快，我们就已经能够清楚看见岸边景象了，果真是一处福地：在海岸线上分布着许许多多风平浪静的良港，还有几条清澈和缓的大河优雅地注入海湾，穿过那一片片青翠的草甸和湿地。河岸两侧站着不少鸣禽水鸟漫不经心地踱着步子，不时有几只飞上枝桠，唱出一首首婉转动听的歌谣。它们的歌声伴随着风吹树梢发出的沙沙声，听上去真好像一场美妙的室内演奏会。在这种种乐音间我们还依稀听见了其他的响声，不过并不是那种令人厌烦的吵闹，反而像是在一场热闹的宴会上传来的觥筹交错，鼓掌欢呼，弹琴奏乐之声，其中似乎还夹杂着竖琴和管乐队的交响。不知怎地，这些声音令我们倍受鼓舞，大胆地把船停靠在了岸边便急急出发探险去了，只留下斯金萨鲁和另外两人留守。我们穿过清香的草地，不巧正遇上了巡逻的守卫：他们用玫瑰花环把我们双手反绑(这已经是他们采用的最严酷的束缚了)，带着去见他们的领主。在路上我们从这些卫兵口中得知这座岛屿原来就是人们口口相传的“至福乐土”¹²，而其统治者也确实冥王拉达曼迪斯¹³(Rhadamanthus)。到达中庭之后，我们被直接带去准备接受审判，不过在我们前头还有三起案件等待审理，也让我们有机会一睹岛上法律的执行。

第一位受审的人物是特拉蒙(Telamon)之子大埃阿斯¹⁴(Ajax)，双方就其是否有资格入住这福地展开了激烈辩论；反对者们着重论述了他的狂躁和自杀死亡，认为这绝非真正的英雄所为。最后，拉达曼迪斯一语定乾坤：埃阿斯应先去科斯岛(Cos)的名医希波克拉底¹⁵(Hippocrates)处接受治疗，在用嚏根草清除了精神问题后便可以成为岛上英雄的一员。

接下来的案件则是一起因爱而生的争端。忒修斯¹⁶(Theseus)和墨涅拉俄斯¹⁷(Menelaus)一齐来到庭前，要求拉达曼迪斯在他们中选出更值得拥有美人海伦(Helen)的那一个。判官最后把她许给了墨氏，说既然他愿意为了捍卫他和海伦之间的婚姻而不惜发动战争，又忍受了种种苦难，自然也更有理由去拥有她。至于忒修斯已经娶了亚马逊人的女王和米诺斯(Minos)的女儿淮德拉，当然也没了再娶一个的理由。第三起争端则是因为腓力(Philip)之子亚历山大(Alexander)和迦太基的汉尼拔¹⁸(Hannibal)执意要争个本领高下；最后拉达曼迪斯把荣耀赐给了亚历山大王，让他的宝座紧挨着波斯之王居鲁士¹⁹(Cyrus)。

在这之后就轮到了我们自己。拉达曼迪斯问我们为何身为活人却踏上了这片神圣土地，而我们也把之前的经历一一告知，解释说我们只是好奇的旅行者，阴差阳错地来到了这岛上。他听完我们的陈述就陷入了沉思，过了好一会儿才转过身去和其他审判员进行讨论(在席上我们认出了公义的阿里斯提德²⁰[Aristides])，一番交谈后才正式宣布了对我们的判决。他表示，尽管我们花费了大量时间四处游历以满足永无止境的好奇心，又探索了种种奇特的领地，这些行为，不论好坏善恶，都应当等到我们死后再行判断。至于现在，既然我们已经抵达了此处，那么自

¹² 至福乐土(Elysium)，为希腊神话中死去的伟人英雄，与正直者的居住地。

¹³ 拉达曼迪斯，宙斯之子，希腊神话中的冥府判官之一。

¹⁴ 大埃阿斯，特洛伊战争中的希腊英雄，最后因与奥德修斯争夺战利品失败愤而自杀。

¹⁵ 希波克拉底，古希腊医生，被称作“医学之父”。

¹⁶ 忒修斯，传说中的雅典国王与著名英雄，曾经试着劫持海伦却失败。

¹⁷ 墨涅拉俄斯，阿伽门农之弟，斯巴达国王，海伦的丈夫。

¹⁸ 汉尼拔，迦太基名将，曾与罗马对抗多年。

¹⁹ 居鲁士大帝，波斯帝国创建者，阿契美尼德王朝第一代国王。

²⁰ 阿里斯提德，公元前五世纪德雅典政治家及军事家，有着正义的好名声。

然可以居住一段时间，但是绝不得停留超过七个月。他话音刚落，束缚着我们的花环就自动脱落了，我们也得以进入城中和受福的英雄们共同饮宴娱乐。

这座城市中的一切建筑都是由黄金制成的，城镇四周都有以祖母绿砌成的城墙包围；城墙上共开七门，每扇都是从一整块肉桂木上刻出来的。城内的大小道路皆用象牙铺成，神庙则通体以绿柱石搭建，其中最庞大华美的祭坛更是在一整块紫水晶上雕成的，光彩夺目，摄人心魄。这座城市四面环河，其中流淌着香甜的油脂，河面最宽处约有四五十米，深处则可容纳一个人来回游动。城内各地都设立有玻璃澡堂，里头的人们燃烧肉桂木来制造舒服的蒸汽；浴缸里也时刻充满着温暖的露水供人沐浴。城里的居民们身披紫色蛛网以蔽体，这也是他们仅有的织物。这些人物尽管个个都有着清楚的面目形象，也可以像常人一般站立行走，思考交谈，但是却没有真正的实体，也无法被触碰到，有些像是长得和人一模一样的影子。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永远不会衰老，而是一直保持着来到岛上时的样貌。这里也没有黑夜白昼，日落月升，而是始终处于太阳升起前那一小会儿的微光之中。他们也从未经历过季节变换，因为在岛上时刻都是春天的景象：在西风的吹拂之下，岛上生长着各种花卉，还有许多大树可供乘凉；果树每个月结一次果，而石榴、苹果之类的水果更是一年能收获十三回——因为它们在其中一个月(Minous)里会成熟两次。田野里满是各类谷物，每到收获时节麦穗上都会挂满沉甸甸的，烤好了的面包；林间生长的菌菇也散发着烹饪过后的香气。城市周边还散布着三百六十五口水井，同等数目的蜜泉和五百处出产甜膏的洞穴。在岛上还流淌着七条牛奶河和八条酒河。

在城外则铺开着一片极美的大草地，这也是城中居民聚会饮乐之所在。草地上点缀着片片阴凉的树林，人们也可以躺在芬芳的花丛间小憩，等着风儿把各类食品用具带到他们面前。参加宴会的客人们甚至连倒酒的麻烦都省了：在附近长着不少高大的玻璃树，其树梢间结出的果实就是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的各种酒具，只要伸手一抓就能够着。更为神奇的是，当我把杯子举到嘴边的时候里面立刻充满了各种好酒，真是绝佳的享受。在我们吃喝玩乐的时候还会有歌唱的夜莺叼着小花从我们的头顶飞过，把芬芳的花瓣撒向人群之中。就连空中的云彩都会不时从河流泉水中汲取甜膏香油，轻轻地把它们淋在人们身上，就好像一场舒服的小雨解除了一切疲劳，又像一层晨露在微光中散发光泽。

每天晚餐后人们都会以音乐和歌唱来打发时间，其中荷马的作品最受诵诗人的喜爱，至于他本人也和其他人坐在一起(他身后就坐着尤利西斯²¹[Ulysses])听人们朗诵自己的长诗。除此之外，在许多诗人和音乐家的指导下他们还组织起了一支由男孩女孩组成的合唱队；这些负责人中就包括了洛克里斯的优诺慕²²(Eunomus the Locrian)，莱斯波斯岛的阿利翁²³(Arion the Lesbian)，阿那克利翁²⁴(Anacreon)和斯特西克鲁斯²⁵(Stesichorus)等名家——其中斯氏的位置还是在他与海伦(Helena)和解后才得来的²⁶。在合唱诗结束后，林间飞舞的燕子、夜莺，和水中游弋的天鹅又会齐声鸣叫，谱成新的乐章。在整场聚会结束时连整片树林都会在风中摇摆，从它们的树枝间发出乐声。

在宴会地点附近还有两口特殊的泉眼，一口叫做笑声泉，一口名为快活泉。在开始吃喝前每位客人都会从其中舀上一瓢水喝下，说这能让他们开心很长一段时间。

²¹ 尤利西斯，为奥德修斯的罗马变体，为荷马史诗《奥德赛》的主人公，伊萨卡岛国王。

²² 优诺慕，古代希腊的圣歌歌唱家与音乐家，具体事迹不详。

²³ 阿利翁，公元前七世纪的著名音乐家，活跃于柯林斯宫廷。

²⁴ 阿那克利翁，公元前五世纪希腊著名诗人。

²⁵ 斯特西克鲁斯，公元前六世纪希腊著名抒情诗人。

²⁶ 斯特西克鲁斯曾著有长诗《海伦》一首，其中他先对海伦进行了批评，之后却开始赞扬她。

在这座岛上停留的七个月里我们有幸见到了许多大名鼎鼎的人物，其中包括所有的半神，和在特洛伊战争中贡献了力量的，除了不义的小埃阿斯²⁷(Ajax the Locrian)之外的每一位希腊英雄。我们还认识了老居鲁士和小居鲁士，以及斯基泰人阿那查西斯²⁸(Anacharsis the Scythian)，色雷斯人扎莫西斯²⁹(Zamolxis the Thracian)，意大利人努玛³⁰(Numa the Italian)等异教名人。至于希腊本土人也不少：比如拉科尼亚的来古格士³¹(Lycurgus the Lacedæmonian)，雅典人福基翁³²(Phocian)，泰拉斯³³(Tellus)，和除佩里安德³⁴(Periander)外的其他六位希腊贤士。

我还有幸得见的其他大人物还包括索福诺尼克斯(Sophroneiscus)之子苏格拉底³⁵(Socrates)，涅斯托尔³⁶(Nestor)和帕拉默底斯³⁷(Palamedes)：他们三人聚在一起聊得起劲，身边还围着雅辛托斯³⁸(Hyacinthus)，纳西索斯³⁹(Narcissus)，海拉斯⁴⁰(Hylas)等诸多美少年，正全神贯注地听着他们对话。其中雅辛托斯看上去最受苏氏喜爱，因为他不仅热爱与人说话，还常常提出各种各样的有趣问题。正因如此，拉达曼迪斯似乎对他颇有微词，甚至出言威胁称如果他再不改改这种装疯卖傻的习惯的话就要把他逐出这片岛屿。不过有趣的是，在岛上待了那么久我却从未看见柏拉图⁴¹(Plato)的身影：据说他一直居住在一座由他亲自建立的城市之中，沉迷于颁布各项律法规定以维持其日常运转。

在岛上群伦之中最受欢迎的人有两位：一是阿瑞斯提普斯⁴²(Aristippus)，另一位则是名声在外的伊壁鸠鲁⁴³(Epicurus)。他俩一天到晚都快活非常，是人们眼中的开心果，也是各类聚会上的常客。而锡诺普的第欧根尼⁴⁴(Diogenes the Sinopean)则完全变了个样：他不仅娶了娼妓莱伊丝(Lais)，还终日酗酒狂舞，胡作非为。至于弗里吉亚的伊索⁴⁵(Æsop the Phrygian)则一点儿没变，整天四处游荡，用他满腹的笑话和故事逗人们发笑。在这座岛上我却没有见到哪怕一个斯多葛派学者，不过据说之前克律西波斯⁴⁶(Chrysippus)曾经来过几次岛上，但是却因为脾气太过暴躁而被四次送去医生那儿接受治疗，目前仍在诊断期间。学院派的诸多人士据说也乐意来岛上居住，但是却因他们疑神疑鬼的天性而迟迟不愿动身，始终怀疑这样一座美好的岛屿不过是人们想象出的虚幻故事。不过，我一直觉得这个理由有些牵强；依我之见，这些家伙不敢前来主要是因为意识到自己终日怀疑万物而优柔寡断，担心会因此受拉达曼迪斯审判。在这岛

²⁷ 小埃阿斯，特洛伊战争的希腊英雄，传说在神殿内奸污了女祭司卡珊德拉而受惩罚。

²⁸ 阿那查西斯，公元前六世纪斯基泰人王子，曾游历希腊，被誉为“希腊七贤”之一。

²⁹ 扎莫西斯，哥特人哲学家。

³⁰ 努玛，传说中的罗马城第二代国王。

³¹ 来古格士，公元前七世纪斯巴达政治家，改良了当地法律习俗，受人爱戴。

³² 福基翁，公元前四世纪雅典政治家，倡导民主。

³³ 泰拉斯，希罗多德笔下全雅典最快乐的人，作战勇敢，家庭幸福。

³⁴ 佩里安德，公元前七世纪柯林斯统治者，极大地发展了商业和交通。

³⁵ 苏格拉底，公元前五世纪著名哲学家，“希腊三贤”之一。

³⁶ 涅斯托尔，《伊利亚特》中所描写的智慧长者，皮洛士国王。

³⁷ 帕拉默底斯，传说中的智者，曾经识破装疯的奥德修斯。

³⁸ 雅辛托斯，希腊神话中的美少年，阿波罗的爱人。

³⁹ 纳西索斯，希腊神话中的美少年，因爱上自己的倒影憔悴而死。

⁴⁰ 海拉斯，希腊神话中的美少年，在金牛羊毛远征中被迷恋他的宁芙仙女们掳走。

⁴¹ 柏拉图，公元前四世纪雅典哲人，“希腊三贤”之一，著有《理想国》等著作。

⁴² 阿瑞斯提普斯，公元前四世纪昔兰尼哲学家，提出了“享乐主义”的理念。

⁴³ 伊壁鸠鲁，公元前三世纪希腊哲学家，发展了享乐主义的思想。

⁴⁴ 第欧根尼，公元前四世纪希腊哲学家，犬儒学派代表人物，过着极为简朴的生活。

⁴⁵ 伊索，传说生活在公元前七世纪至六世纪的希腊人，相传为《伊索寓言》的作者。

⁴⁶ 克律西波斯，公元前三世纪斯多葛派哲人。

上人们还评出了最伟大强壮的英雄：分别是排行第一的阿喀琉斯(Achilles)和紧随其后的忒修斯。

在岛上的居民中也有些奇怪的习惯风俗：他们随意在公开场合与男女交合，也不会被人视为不当之举。岛上的女子全为公有，绝无一人胆敢将她们据为己有，这一点倒是柏拉图主义的最好表现。同理，那儿的少年也不反对和任何男子交欢，只有苏格拉底一人言辞激烈地为自己辩护，说他一辈子清清白白，从未与少男行这苟且之事。自然，其他人都指责他满口胡言，道貌岸然，就连雅辛托斯和纳西索斯都以亲身经历作证说苏氏绝不是表面上那样的正人君子，倒是让我们大开了一回眼界。

在岛上是我还特意挑了一天空闲去拜访了大诗人荷马。我告诉他后人至今仍在就他的身世争论不休，却一直得不出满意的结论。他听了哈哈大笑，说他也经常听到这些说法：有的说他是士麦那(Smyrna)人，有的说他来自克洛芬(Colophon)，又有人说他从奇俄斯岛(Chios)来，有时候连他自己都快被搞糊涂了。不过，最后他向我揭露了谜底：原来他是巴比伦人，在家乡被称为“泰格尼斯(Tigranes)”，而荷马之名则是在他去往希腊后当地人给他起的笔名。既然如此，我又问，为什么人们总能从他的作品中得出自相矛盾的结果呢？难不成他本人在写作时就抱着和后人开玩笑的心思？荷马听了，说虽然这些作品都出自他的笔下，之后却被泽诺多托斯⁴⁷(Zenodotus)和阿里斯塔克斯⁴⁸(Aristarchus)之流误解了，而这些家伙的分析又被当作真理传播开去，才导致了如今这番局面。

在这之后，我又问了他许许多多其他问题，比如《伊利亚特》开篇段中愤怒主题的用意（他说这一部分并未经过事先构思，而是灵感迸发之下自然而然跃然纸上的），还有《伊利亚特》与《奥德赛》的成书顺序（他说前者更早）。至于他的眼睛也都还看得见，所以说他眼瞎的传闻也只不过是讹传讹罢了。老诗人还向我提起了特尔西忒斯(Thersites)⁴⁹曾有一次因为书中的内容把他告上了法庭，指控他在诗中诋毁他的名声，最后靠着尤利西斯的辩护才得以脱罪释放。

接着我又见到了萨米亚的毕达哥拉斯⁵⁰(Pythagoras the Samian)。他已经历了七次生命，而且每次都以不同的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而当我看到他时他的整个右半边身子都变成了金子，看上去和优福波斯⁵¹(Euphorbus)有几分相像。这样形态的毕氏让人们不知如何称呼。我们甚至看见浑身焦黑的恩培多克勒⁵²(Empedocles)在沙滩上游荡：这个骄傲自大的学者一直希望能被接纳成为岛上一员，但却总是被拒之门外。

在岛上的几个月时间里，我们一行得以有幸见证了一场名为萨那图西亚(Thanatusia)的竞技比赛。在之前的九届比赛中阿喀琉斯和忒修斯各自夺得了五次和七次冠军，而今次的赛程同样冗长繁复，神奇技艺层出不穷。在摔跤比赛中夺魁的是赫拉克勒斯的后人卡鲁斯(Carus)，而尤利西斯则屈居第二；拳击项目则以被葬在柯林斯的埃及人阿里乌斯(Arius the Egyptian)和伊皮乌斯(Epius)打成平手而告终。至于综合格斗项目(Pancratian fight)则没能决出优胜者，我也忘了田径比赛的结果。今年在诗歌大赛的结果倒是出乎意料：尽管大家一致同意荷马的文采远高

⁴⁷ 泽诺多托斯，公元前三世纪文学家，研究荷马史诗颇有心得。

⁴⁸ 阿里斯塔克斯，公元前三世纪希腊天文学家与数学家。

⁴⁹ 特尔西忒斯，《伊利亚特》第二卷中描写的希腊士兵，外貌丑陋，当众批评国王阿伽门农。

⁵⁰ 毕达哥拉斯，公元前六世纪希腊哲学家与数学家，认为数字可以表达真理和完美的事物。

⁵¹ 优福波斯，希腊神话中的特洛伊英雄，以用来装饰头发的大量金制品而闻名。

⁵² 恩培多克勒，公元前五世纪希腊哲学家，传说中他为了证明自己的神性而投入埃特纳火山自杀。

于其他参赛者，最后胜利却落在了赫西俄德⁵³(Hesiod)头上。在整个赛程结束后，每个项目的冠军都会得到一顶装饰有孔雀羽毛的花环作为奖励。

比赛刚一结束我们就得知了不好的消息：据巡逻兵说，冥界魂灵突然冲破边界，发起暴动，正气势汹汹地赶来攻打我们的小小岛屿。率领这支邪恶军队的有五员大将：阿格利真托的法拉里斯⁵⁴(Phalaris of Agrigentine)，埃及人拜希里斯⁵⁵(Busyris the Egyptian)，色雷斯的迪奥梅德斯⁵⁶(Diomedes the Thracian)，斯基戎⁵⁷(Sciron)和皮图坎特斯⁵⁸(Pituocampes)。拉达曼迪斯接报后立刻派忒修斯，阿喀琉斯和恢复了神志的大埃阿斯三人领兵前去应战。双方在滩头上相互厮杀，两军各有损失，但我们最终还是成功击败了敌人，把他们一一捕获，送回了地府去接受更为严酷的惩罚。

在这次战役中，除了几位以勇武著称的英雄之外，右翼阵中的哲人苏格拉底也体现出了极大的勇气：他面对敌人的冲锋面不改色，牢牢守住了阵地，比他生前在迪里厄姆战役(Battle of Delium)中的表现更加令人惊叹。战后，为了表彰他的胆量，人们奖励给了他一座位于城郊的大花园。他把这座园圃命名为“亡者学院(Necracademia)”，成天邀请各路学者英雄来做客，又拉着他们就各种问题争论不休。这场战役的过程也被荷马记录在了他的新诗篇中。后来他把这部作品当作临别礼物送给了我，可惜这首长诗和我的许多其他纪念品一样也在之后的旅途中遗失了，实为一大憾事。不过，我还能清楚记得诗篇的开头：“噢，缪斯！请告诉我，那死去的英雄们战斗的英姿！”但之后的内容我一点也记不得了。根据岛上的传统，在这场战役之后我们大设豆宴以庆祝胜利。尽管就像名字中所说的那样，这场庆功宴上除了煮烂了的豆子之外不提供其他食物，可是大家仍然兴致高昂，吃了个痛快。只有毕达哥拉斯由于消化不良没有敢来。

六个半月就这样愉快地过去了，但是就在这最后半个月里我们却遭遇了又一场风波：我们早就知道斯金萨鲁之子辛拉斯(Cinyras)对海伦一见钟情，而那位美人也对这名个子高高，长相英俊的小伙子颇为青睐。两人常常在宴会上暗送秋波，互相敬酒，有时还会中途离席偷偷跑到林间池塘中嬉戏。随着二人日渐亲密，年轻的辛拉斯被热恋冲昏了头，竟然打算和海伦私奔。她开心地同意了，说两人可以去费洛，泰罗莎(Tyroessa)，或随便找一个临近的岛屿定居下来。为了达到这一目标，辛拉斯甚至还拉拢了团队中的三位伙伴和他们一同逃跑。在他父亲面前他却只字未提——斯金萨鲁是个很严厉的人，是绝对不会批准这种极度不负责任的做法的。

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这对恋人终于等到了合适的时机。那天我在宴会上喝得酩酊大醉，早就睡下了。队伍里的其他人也都玩得尽兴，没有一个人留意到了船边的动向：他们俩带着三个追随者急忙跳上甲板，扯了帆便开走了。要不是墨涅拉俄斯半夜从梦中醒来发现他的妻子消失了，只怕我们还得等到次日早上才能意识到他们的计划。拉达曼迪斯听了汇报，一刻也没有耽搁：他立刻差五十名英雄驶着由金穗花木做成的快船前去拦截。乘着劲风，第二天中午时分追兵就把逃亡者拦在了岛屿外海之上：那时辛拉斯等人已经进入了牛奶海域，离他们的目的地泰罗莎只有一步之遥。英雄们扣押了五人，又用一串玫瑰花枝把他们的船绑在了一起，拖着它回到了岛上。

⁵³ 赫西俄德，公元前八世纪希腊诗人，留有《工作与时日》等诗篇，传说中曾与荷马比赛写诗。

⁵⁴ 法拉里斯，公元前六世纪阿格里真托的暴君。

⁵⁵ 拜希里斯，传说中的埃及暴君，后被赫拉克勒斯所杀。

⁵⁶ 迪奥梅德斯，传说中比斯通部落的暴君，畜养有食人马，后被赫拉克勒斯所杀。

⁵⁷ 斯基戎，传说中的柯林斯强盗，喜欢把旅行者推下山崖杀死，后被忒修斯所杀。

⁵⁸ 皮图坎特斯，传说中的强盗，喜欢把旅人绑在树上，然后再弯曲树干像弹弓一般把受害者弹出摔死。

在这之后的审判也来得又快又狠。在确认这些人没有共犯之后，辛拉斯和另外三个同伙先被施以鞭刑，被一根根花枝抽打得皮开肉绽，然后又被绑着下体，送去了恶人冥府接受痛苦的惩罚。而海伦则自知错误，羞愧得无地自容，以手掩面哭泣，不愿再向人们展示她的容貌。最后，法庭又命令我们在第二天上午之前离开这里，不得再多做停留。一想到自己马上就要离开这一美妙的小岛，再次踏上不知何时才能结束的流浪之旅，我就不禁悲从中来。不过岛上的居民们安慰我说他们已经在这片土地上为我预留了一张床位，等着我在生命的尽头回归此处与他们共同生活。

在离开前，我再次拜访了拉达曼迪斯，希望他能告诉我今后命运几何。他说我仍要历经千难万险方可回到家乡，但却绝口不提我返乡的具体时间。他又指给我看附近几座岛屿礁石的位置以防我们驶入险境而不自知。据他介绍，离我们较近的五座岛上烈火熊熊，是恶人们死后去的地方；稍远一些的第六座则被唤作“梦岛”，而再往前开的话我们便会达到卡吕普索女神⁵⁹(Calypso)居住的小岛。他又说，在我们经过那片海域之后就能看见一片和我们的祖国相望的大陆；在哪儿我们注定会经历各种苦难，见识到许多不同的国度和野蛮的人民，最后再费一番力气才能踏上心心念念的，久违的故土。

说到这儿，他从地上摘起一朵锦葵花递给我，让我在今后遭遇生命危险时向它传达我的祈祷。他又告诫我千万不要把小刀切入火中，不要吃黄豆，也绝不能靠近刚满十八岁的少年，否则我的回家路将会无比漫长，甚至可能最终客死异乡。

我点头称是，告别了这位岛上的统治者，去和伙伴们一起打点好了行装，又最后一次参加了他们的晚宴，想把这一切经历都牢记于心。第二天早上我便去找荷马为我写了两句短诗，又把它刻在了岛上附近的一根绿柱石柱上以作永久的纪念：

“受神护佑的琉善得以来到此地，
亲眼见证这一切后又归家离去。”

最后检查一番后我们一行人终于坐上船驶离了岸边，在一群英雄的带领下驶出了这片海域；拉达曼迪斯甚至派来了他的船夫瑙布里乌斯⁶⁰(Nauplius)作为我们的领航员，以免我们一不小心驶进了那些烈火焚烧的港湾。尤利西斯还背着佩内洛普⁶¹(Penelope)偷偷塞给我们一封信，托我们转交给奥吉吉亚岛(Ogygia)上的卡吕普索。

我们乘风破浪，不久便离开了弥漫在岛屿四周的芬芳，进入了一片散发着恶臭的海域，像是硫磺和沥青在燃烧，又像是人肉被炭火烧焦时发出的气味。就连那儿的空气都变得粘稠肮脏，甚至能从其中挤出焦黑的油汁。我们听见四周传来人们不间断的惨叫声和铁鞭抽打在皮肉上发出的撕裂声，令我们浑身发抖，肝胆俱裂。不过出于好奇我们还是决定登上其中一座火焰岛看看究竟。在瑙布里乌斯的带领下我们成功避开了岛屿周围寸草不生的尖锐礁石，在岸边停下了船。之后，我们费力地穿过一片荆棘毒刺丛生的荒地，又踏过生长着刀枪剑戟的田野，来到了三条呈同心圆排列的大河边：最外面一条是泥河，中间那条是血河，最里面那条火河则又宽又阔，火焰如同浪花一般起伏。在这三条河里生活着各种鱼儿，有些大如柴火，有些小似煤块，唤做尸鱼(Lychniscies)。

⁵⁹ 卡吕普索，希腊神话中的海女神，传说被天神困于岛上，但却受惩罚不能和任何英雄相爱。

⁶⁰ 瑙布里乌斯，希腊神话中波塞冬之子，技艺精湛的领航员。

⁶¹ 佩内洛普，尤利西斯之妻，以忠贞而闻名。

在这层层屏障之后便是恶人背后受苦的地府。其四周仅有一处与外界连通，而这个隘口也时刻处于雅典人第蒙⁶²(Timon)的守卫之下。多亏了瑙布里乌斯的关系，他才允许我们入内作短期停留查看。在那无数受苦受难的灵魂中我们第一眼就认出了辛拉斯，但大多数都是我们叫不出名字的普通人，不过也不乏权势滔天的帝王将相。但是，那些遭受最严厉惩罚的还要数那些生前满嘴扯谎，编造事实的骗子们：我不费太多力气就发现了克尼多斯的克特西亚斯和希罗多德两人。此情此景却不禁让我大松一口气：看来像我这般诚实的作家十有八九能够避免这番骇人的噩运。我们一行在这可怕的地方没有过多停留，很快便登船离开了。瑙布里乌斯这时也向我们辞行，回乐土复命去了。

继续航行了不多久梦岛就出现在了远方的海平线上，隐在迷雾间看不真切，真真好像梦中场景一般。不仅如此，无论我们紧赶慢赶却始终无法靠近岸边，就像是当你努力去记起梦中场景，而那些记忆却愈发模糊那样。但是，在不知多久后我们终于驶入了岛上一处名为许普诺斯(Hypnus)的宁静海湾，在一座紧邻着阿莱克特律昂⁶³(Alectryon)庙的象牙大门附近下了锚，于晚些时候上了岸，开始了新的探索旅程。在这座岛上我们体会了各种光怪陆离的神奇梦境，但首先我想先向各位描述一下岛上城镇的规划，因为据我所知，除了荷马在诗歌中一笔带过之外，这世上还没有一个人曾提起过它的样子呢。

城市四周被一圈茂密的植被所包围，其中满是如树木般高大的罌粟花和曼德拉草；花丛间住着无数只猫头鹰，起飞时的场面尤为壮观。在更靠近城镇的地方流淌着一条名为暗夜川(Nyctiporus)的大河；在城门边还可见两口井眼，一口被称为尼格利图(Negretus)，另一口则名为潘尼奇亚(Pannychia)。该城城墙高大，而且如同彩虹一般不断变化着色彩。城中上开有四门，其中面向大海的象牙门与犀角门已经在荷马的作品中被提及了，但在城市另一边面向懒惰之野的方向还开着一座铁门和一座陶泥门，是噩梦的进出通道。

言归正传，我们一行人停了船，从象牙门进了城。在右手边矗立着夜之神庙，左手边拔地而起的则是睡眠宫，因为这整片地界都处于睡神的掌管之下，也是他本尊的居所。在他手下有两位尊贵的王族负责在平日里处理城中的大小事务：一位是玛托吉斯(Matigenes)之子泰拉克西昂(Taraxion)，另一位则是凡塔西昂(Phantasion)之子普鲁托克利斯(Plutocles)。城里的市场中央也开了一口水井，其名卡利欧缇斯(Careotis)，其附近便是两座紧挨着的庙宇，一座献予真实，一座献予谬误。这两座大庙共同以一位名叫安提丰(Antiphon)的先知释梦者来传达预言，就好像在梦里的一切也都以真亦幻，分不清楚。

在这岛上滞留的一段时间里我们体验了种种千奇百怪的梦境：其中一些情节完整，色彩明亮，令人心旷神怡；而另一些则曲折离奇，诡异非常，让人联想到各种可怕的争战和野蛮的行为。有时候在梦中还会出现巨大可怖的怪兽对我们展开袭击，但这些画面说不定转眼间就会变成色彩缤纷的花园庭院，而我们又发现自己身处诸王众神之间，正与他们一同饮酒作乐，开怀大笑，好不快活。在那儿我们还见到了不少老相识，其中甚至包括了不少与我们只有过一面之缘的家伙。他们见了我们，都纷纷惊奇地围上来招呼，盛情邀请我们入梦游玩。在他们的招待下我们过着人间帝王般的日子：终日美酒佳肴，琴箫鼓瑟，不一而足。我们中的一些人还借此机会回到了久违的故土做了短暂停留，远远地看见了家乡的亲友们。

就这样我们享受了足足一个月的梦境生活，但最终一声惊雷惊醒了我们，催着大家带齐物资，往船舱里装满佳酿，又出海探索去了。三天后我们便来到了奥吉吉亚岛的岸边；在靠岸下锚前

⁶² 第蒙，约公元前五世纪的雅典公民，愤世嫉俗，憎恶人类。

⁶³ 阿莱克特律昂，希腊神话中因站岗睡着而被阿瑞斯惩罚变成公鸡的士兵。

我实在按耐不住自己的好奇心，先取出了尤利西斯写给卡吕普索的信读了起来。信中内容大致如下：

“尤利西斯向你问安！这番我终于得了机会写信告诉你我一切安好。当年我与你分别之后又遭遇了船难，多亏了琉珂忒亚(Leucothea)保佑才捡回一条性命，在菲埃克斯人(Phaëaks)的地盘上了岸，又从那儿跋涉回了老家。可是，当我踏上那熟悉的土地时却发现一伙暴徒占据了我们的领地大吃大喝，还试图勾引我的发妻。我一怒之下把他们杀了个干净，不想最后却死于我与喀耳刻⁶⁴(Circe)之子特勒格纳斯⁶⁵(Telegonus)之手。不过如今我终于来到了受福者的岛屿长住，以反思我这一生所为。呜呼！要是我当时没有离你而去，而是和你一同永远快乐地生活在一起，那该多好！唉，总有一天我会趁这岛上其他人不注意，逃出来与你相会的，请千万记着我！”

除此之外，上面还写了一些关于希望让她好好招待我们之类的请求，暂且按下不表。在岸边我们发现了荷马笔下卡吕普索居住的洞穴，走近前去，果然发现她跪坐其中忙着织布。我忙上前作了介绍，又把信交给了她。卡吕普索边读边哭，看上去既伤心又期待。待情绪平复后她又恢复了平日的形象，招呼我们和她一同进餐，却还是忍不住询问尤利西斯和佩内洛普的近况，想知道这个女人是否真有尤利西斯口中那般美丽动人，贤惠善良。我们便给了她她想听到的答案。

在岛上没住多久我们便离开了，先在沙滩上睡了一晚，第二天大清早就起航了。没开出几里我们就遭遇了一场大风暴，在空中旋转飞行了整整两天才落回海面，却发现自己身处花果盗(Calocynthopirats)的地盘。他们一见有倒霉的旅人驶入了视线，便立刻动员起来，从附近埋伏的小岛后升起船帆，直直向我们冲了过来。他们的战船是把直径三米有余的大葫芦挖空造成的：外壳坚硬，顶着由芦苇和葫芦叶织成的大帆开得飞快。凭着这种特殊的船只，他们很快就追了上来。两艘这样的葫芦船靠近了我们的船舷与水手们展开了搏斗：海盗们向我们投掷葫芦籽，而我们则回敬以石块把他们打得头破血流。双方势均力敌，各有胜负，战况一直僵持到了那天中午。就在那时，我们突然看见海盗船后方的海面上出现了一支坚果舰队(Caryonautans)，而正和我们打得难解难分的敌人一见到这些船舰便大为警惕，抛下了我们转而前去应战，好像和他们有着什么深仇大恨一般。见此机会，我们赶忙撤退，躲到了一定距离外观这场战斗的进展。尽管海盗们负隅抵抗，但那五艘坚果战舰无疑更为结实强悍，每艘更有约三十米长，很快就获得了胜利，掉转船头离去了。

随着我们逐渐远离战场，船员们忙开始救治受伤的同伴，也不忘了在接下来的路途中时刻警惕着可能的袭击。果然，在太阳下山前又有一伙海盗骑着海豚包围了我们的船只。这些海豚排着整齐的阵型，根据不同的号令做出不同的动作，甚至还能像马儿一般嘶鸣。这些拦路贼向我们投掷鱿鱼干和螃蟹眼珠作为武器，可是在船员手中的弓箭面前迅速败下阵来，慌忙退回了附近岛上的老巢，再不敢轻举妄动。

摆脱了海盗的袭击，我们一行继续前行。午夜时分，随着海面逐渐平静，我们远远看见前方海上横亘着一座巨大的鸟巢，方圆不下七八里，其中装满了不计其数的鸟蛋，而一只体型硕大的翠鸟则坐在正中守卫着她的后代。突然，这只巨鸟扇动双翅飞向空中，掀起的大风差点没把我们的大船吹离航线。

⁶⁴ 喀耳刻，希腊神话中法力高强的女巫。

⁶⁵ 特勒格纳斯，希腊神话中奥德修斯的小儿子，一些记录提到他在混乱中误杀了奥德修斯。

在破晓时分我们终于踏入了鸟巢；仔细观察之下，它看上去就像是用树枝编织成的大型浮岛；里面的鸟蛋数量不下五百枚，每一个都有酒桶大小。其中许多蛋壳上更是布满了裂纹，你甚至能听见里面的小鸟叽叽喳喳的叫声。出于好奇，我们用斧头劈开了一颗，发现里面的幼雏虽然连绒毛都还未长齐，却已经有家乡老鹰二十倍的大小了。

告别巨鸟巢穴后我们继续前进，在驶出二三十里后异变突发：先是船首上雕刻的大鹅形象突然变活了，长出了丛丛羽毛，在一声长鸣中振翅飞向了天空；接着又是秃顶的斯金萨鲁突然脑袋上长出了浓密的黑发；最后，我们惊讶地看见桅杆顶端生出了树枝和翠绿的嫩芽，不一会儿就长成了枝繁叶茂的大树，其间还结出了枣子和一串串酸葡萄。这种种怪象不仅让我们怀疑不是什么不好的预兆，更为我们之后的行程蒙上了一丝不安的阴影。

在这之后的一段时间倒是平安无事，但在继续行进了六十多里后我们看见了远处有一大片看不见边际的，高高的树丛。我们还以为是终于抵达了大陆，纷纷弹冠相庆，又加快了行船的速度。可是，靠近之后我们被眼前的景象震惊了：这些高耸入云的大树竟然直接生长在水面上，形成了一片根本无法穿越的屏障，而这片水上森林的两侧一直延伸到看不见的远方，想转变航线绕过去也是徒劳。

苦思冥想之下，我决定先爬上最高的树顶去看看这片森林究竟有多广。费了不少力气我终于站在了树梢上；远远望去，这片树林就像是一根六里宽的飘带横着切开了这片大海，虽然长得看不到边界却很窄。于是我灵机一动，想到了一个越过丛林的妙计。我指挥大家用一根粗绳把整条船吊到了树冠上，升起船帆，拖着它在树顶上前行，脚下厚实浓密的树叶就如同海浪一般起伏，在风的作用下推动着我们的脚步，简直和安提马库斯⁶⁶(Antimachus)在诗中描绘的情景如出一辙。

就这样我们横跨了这一整片树林，把船降入水中，向水天交际处驶去。不知过了多久，我们来到了一处深渊前。在那儿，海面就像被什么不知名的力量直接切成了两半似的，被一座深不见底的峡谷所分隔。我们急忙收起船帆，好不容易在悬崖边停了下来。我们迫不及待地涌去甲板上探头张望裂缝内的景象，却只能看见无尽海水咆哮着冲入其中，发出震耳欲聋的声响。正当我们以为旅途就要在此终止时，有人发现在右舷方向的远处似乎有一座水“桥”悬浮在半空中连接起了深渊两侧的海洋。于是，我们艰难地掉转船头开上了这段水道，努力地划到了另一边。

那半边的海面平静无波，我们也没有遭遇什么意外，顺利地抵达了一座小岛。可是在岛上我们却陷入了野蛮的牛头人(Bucephalians)的包围。这些半人半牛的怪物们头上长着尖角，就好像神话中的米诺陶一般。当时我们登岛只是为了补充必需的粮食，但是找了半天除了几处水源之外却一无所获。正当我们焦头烂额时，不远处却隐约传来了牛叫声。我们以为有野味可吃，便兴奋地向那个方向赶去，结果反而被牛头人打了个措手不及，仓皇逃窜，一路跑回了岸边，清点人数时才发现少了三人。

于是，我们从船上取出盔甲武器，回到了遭遇埋伏的地方，却看见牛头人们正在切割那三位同伴的尸体。怒火中烧的我们立刻向他们发起了进攻，摧枯拉朽地击溃了他们：不仅至少消灭了五十个敌人，甚至还俘虏了其中两个。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在搜寻了整片牛头人营地后我们仍然没有发现任何食物的迹象，看来还要另想办法。

⁶⁶ 安提马库斯，公元前五世纪希腊诗人，有残篇传世。

待大家聚齐后，自然有不少人提出要我杀了这两头怪物为死去的船员们报仇，但是我认为杀了他们无济于事，还不如等对方派人前来交涉谈判，说不定还能让我们从中得利。不出所料，没过多久就来了个牛头人大使。尽管我们互相语言不通，但从他的肢体动作和时高时低的叫声中不难看出他的意思。最后我们达成了协议：他们可以领回那两个俘虏，但作为交换，牛头人们必须向我们提供足够的奶酪，鱼干和洋葱。为了表示诚意，他们甚至还送来了四头只长了一条前腿的三足鹿。再把这些物资搬上船后我们又花一天时间处理了些杂事，便离开了。

在这之后海中的鱼儿慢慢多了起来，天上也能看见有鸟儿飞过，一切现象都表明陆地就在不远处。我们甚至还看见有各种异人和我们一样在海上航行。其中一类人全身赤裸，面朝上躺在水中，在下身上绑上长棍和帆布来推动自己前进；还有的则端坐于木制的圆座上，驾驭着两只海豚在海上如同马车一般奔走。这些骑手大都十分友善，不仅愿和我们同行，还常常围着我们的大船仔细研究船身上的每一个细节，惊叹于其庞大的体量和精美的装饰。

一天傍晚，我们来到了一座名为喀巴卢萨(Cabbalusa)的小岛，岛上有城名为海拉马蒂亚(Hydrarnardia)，其中的居民全都是美丽的少女。他们每个人都能说一口流利的希腊地方话，穿着垂到地上的袍子，衣衫不整，看上去无忧无虑，终日挂着笑容。见我们一行人上岸，她们纷纷围上前来，极热情地请我们去家中做客。见了这番情景，不知为何我的心中升起了一丝不安的情绪，并没有盲目地和她们一同回家作乐，而是借口先在城镇周边勘察了一番。果然，在城中各个地方我都发现了散乱的人骨和男性尸体。大惊之下，我不由得害怕自己也会成为这些受害者中的一员，只好把拉达曼迪斯的锦葵花紧握在手心，祈祷可以逃过一劫。

不多久，一位少女便找到了我。我盯着她看了许久，才发现在长裙下遮掩着的并非女性的双腿，而是毛驴的蹄足。见此情景，我也顾不了许多，急急拔出长剑，让她不敢出声，又利索地把她双手反绑，开始审问。最终，她终于道出了实情：她们管自己叫驴美人(Onoscleans)，是海妖的同族，专以过路旅人为食。每逢有倒霉的商人水手登上这座岛屿，她们都会以美酒相待，等他们喝醉睡下后再将其捕杀。

听闻此言，我心中大骇，连忙翻上屋顶，大声呼喊同伴们的名字。当大家聚齐后，我忙把我打听到的消息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们，领他们去看了那一地人骨，又带着他们进屋去亲眼看看那女人的双脚。可是我们刚一进门就看到那“人”在我们面前化作了一滩水。震惊之下，我用力把手中的剑刺入水中，而那水也立刻变成了鲜血，把我们吓得不轻。

这番遭遇后我们不敢久留，急忙上船离开了。待天气放晴后我们在船首前方发现了大片陆地的踪影，想必就是拉达曼迪斯口中与我们家乡相对的大陆了。我们先对着大陆作了适当的敬拜和祈祷，随后在甲板上召开了会议以讨论接下来的安排。有些人认为我们最好不要深入这片未知的土地，还是乘船沿岸航行更安全，而另一群人则希望我们弃船上岸，直接穿过大陆更方便。不过，正当我们争得火热时，一场来得毫无征兆的风暴一下子把我们的船卷了起来，杂碎在了一块暗礁上；我们全都落到了海中，挣扎着才游到了岸上。

好了，朋友们，我的海上历险便到此告一段落了。你们已经听我介绍了我们一行人在海上和空中的各种奇遇，在多个小島上的见闻，在鲸鱼腹中的困境，以及在至福乐土时的快乐生活。现在我们去往大陆上继续探险，不过在这之后发生的就是下一卷中的内容了。

完。

2019年3月13日